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地理環境之影響

(三)

撒普爾著

陳建民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 光 書 局

總發行所：台北

經 銷 處 詳 見 內 封

電影之環境環境

（上）

廖 正 興 著

國 光 書 局

行政院國史館編印

地理環境之影響

(三)

撒普爾著

陳建民譯

漢譯世界名著

第六章 地理上之疆域

〔地球之面積〕 將欲研究地理上之疆域必先注意地球表面之一億九千九百萬方哩（即五億一千萬平方啓羅米突）。雖南北兩極地方尚有八百萬方哩（二千一百萬平方啓羅米突）未經探險，而全部陸地只有百分之二十八爲人之實際住所，然而整個地球仍係其行星也。地球之表面限定其可能之住所，其旅行及遷徙之範圍，其所仰賴之動植物之分布。此類狀況人與所有生命形式自阿米巴以至文明之民族共之。地球表面之疆域乃產自塵土而又返於塵土之人之主要而無變化之狀況；此乃共同之土地吾輩普通之人類所由出生者也。民族屬於國家，種族屬於大陸而人類則屬於全世界。只有全球之聯合力量始能產生此單一屬之單一種吾人稱之爲人者。

〔疆域與生活之關係〕 生活與疆域之關係乃生物地理學上之基本問題。塵世生活可以利用之疆域之大小，水陸之比例，宇宙力作用之結果可用之表面之伸縮皆與此一問題有關，而此一問題固隨地質時代而轉變也。今日北極地方有限制之植物生活即繼昔日之植物而起而昔日之植

物在第八十三平行線固富能產煤也。此尙屬溫和時代 (Genial Period)，此時北半球挾其廣闊之地塊所有之疆域遠較今日爲大，至足維持生活。無何溫和時代從北極至第五十平行線佈一大冰原，迫生活趨於低緯度之地方，而圍生物範圍於南半球較小之地塊及赤道以北之地帶。地球上全部生命於冰河作用最烈時期大行縮小，且自冰退以後始終未曾如中第三紀 (Middle Tertiary) 之多；是故吾人今日之時代比較貧窮，而生活與生活及生活與自然環境兩俱失調。(註一) 北美洲於後白堊紀 (Later Cretaceous Period) 含有一片重要之小地方，此時海之侵蝕淹沒大西洋沿岸平原，太平洋沿岸大部分之土地，大平原，得克薩斯，及鄰近之墨西哥灣平原，經密士失必河流域至俄亥俄河之口。(註二)

〔疆域與分化〕 估計特定時期地球上若有若干土地以維持塵世生活乃一種重要之工作，不但因生命之數量有賴於此疆域，亦因可用之疆域增加則宜於漸化之狀況亦隨之加多也。達爾文證明疆域之廣大較其他一切爲能供給最優之狀況以便藉天然淘汰爲急速而又改善之漸化；因疆域既廣，人口亦繁，人口既繁則宜於生存競爭之偶然漸化自較小羣體爲頻也。此種論點即近代之

進化論者亦主張之焉。(註三)

卽就純粹地理上之理由言之，廣大之疆域亦能促進分化，蓋疆域既大，則天然狀況亦富，而每種天然狀況皆有產生其適宜之種或變種之勢。(註四)試將亞歐大陸一類大而富有變化之大陸所有之各種環境與澳洲一類地理狀況比較簡單之小地塊比較觀之；再觀亞歐大陸之動物形式，人種，及文明之進化比澳洲之動物形式，人種及文明之進化進步如何之速。若吾人而與瓦格納 (Moritz Wagner) 及他人共同主張天然限定之地方之孤立與遷徙時代相更迭時乃人種形式急變之必要狀況，且因此較達爾文更進一步，因達爾文以爲孤立不過一種偶然的有利狀況，則吾人以爲惟亞歐大陸一類之大地方最富此類天然隔離之住所以使人類之進化，同時又有最優之機會以便人類爲大規模之歷史的移動。

〔空間競爭〕 進化需要空地而又覺地球之面積有限。新舊生命形式到處併存而爲致命之競爭；然而後來改良之變種則犧牲比較不利之種型而增加，而傳布。所謂生存競爭蓋卽空間競爭也。(註五)就人類與下等動物而論無不如此。優良之民族侵入弱者之領土，奪其土地，迫之退入小至

不能維持生活之地方，甚至繼續侵佔此小地方，直迄弱者最後失去此殘餘之領域，被擠出世界，而如塔斯馬尼亞族（Tasmanians）及許多印第安部落終於滅亡焉。（註六）此輩領土擴張者之優勢多因佔領土地，澈底利用土地與夫移民以實此土地之能力較大。是故此種能力即彼等所藉以促進弱者滅亡之能力；且此種優勢既係高等文明程度所特有，則高等文明之民族勢必代替下等文明之民族焉。

〔疆域爲土地發展與政治發展之明徵〕 社會發展之各階段——野蠻的，畜牧的，農業的，工業的——代表人口密度之增加，社會羣體人數之增加，最後地理疆域之增加，結果社會羣體或國家大行膨脹。夫特定地方之人口既已增加則每人所能據爲己有之土地自行減少。夫既求與不斷縮小之一份土地相適應，則結果引起所有社會方法與經濟方法之演變，於人口之密度又至有利，且終使社會羣體擴大而近代文明國家之領土增加。是故吾人可定下一種法則：疆域關係之變化，即個人所佔土地之減少與國家所佔土地之加多，乃社會進化與政治進化之一種重要表徵。是故不但民族之盛衰端賴民族與疆域之關係，即全部文化之盛衰亦賴民族與疆域之關係。是故疆域間

題，例如小領土之擴充，大領土之經濟的及政治的優勢，支配全部歷史焉。

〔生養區域〕 人類分布及移動之地方吾人稱之爲生養區域（Oikoumene）。此乃兩極間一環繞地球之地帶，包括熱帶、溫帶及北寒帶之一部，共佔地球表面之六分之五。此種分布區域非常之大。其他生物鮮能瀰漫此全部主要之地方，且其中之大多數只能隨人而達其大擴張。此生養區域只有四千九百萬方哩（一億二千五百萬平方啓羅米突）爲陸地而構成人類之住所。但吾人欲理解一國既不能單純研究該國之地方而必注意該國之傳布的活動所佔之較大地方，則吾人若欲理解人類不但須包括其住所於其世界之內且當包括其活動範圍於其世界之內，而此活動範圍殆與整個地球相等。今日最文明之民族深覺其科學的、經濟的及政治的興趣包括全球。

〔就人類與地球之關係論人類之統一〕 人類與他種生命形式同有擴大之趨勢。一種有機體愈能適應，愈善活動，則其分布亦愈廣，消滅弱者亦愈速。就最有利之情形而論此種分布包括地球上全部重要區域，不留餘地以便他種形式之出生，即自身亦不過到處表示表面上之差別而已。人

類即曾達到此種廣大之分佈。人類既不斷侵入，不斷流動，則地球上自無真正隔離之地方可容迥不相同之人種出現。是故人類之不同不過各羣體間毛髮、顏色、頭形及身材之不同而已。人類業已超過形成新種之一點，而只有種族上之小變化。即此類小變化若與地球表面之面積比較亦屬無多，且其數目有逐漸減少之勢。關策人與塔斯馬尼亞人皆已消滅，澳洲人正在消滅；而當其消滅之時人類又少一種矣。故同化作用之進步有由於弱種之消滅者，有由於強種之吞併者。

此種人類之統一縱水佔地球表面之四分之三，而陸地不過零星雜碎之部分，崛起於四圍有如島嶼亦告完成。此類零星部落大小不一，自歐亞非三洲之三千一百萬方哩，南北美洲之一千五百萬方哩，澳洲三百萬方哩，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之二十三萬方哩，紐西蘭之十萬零四百方哩，以至關島（Guam）之一百九十九方哩，亞森森（Ascension）之五十八方哩，特利斯丹達昆雅（Tristan da Cunha）之四十五方哩，及赫爾哥蘭（Helgoland）之一百五十英畝。凡茲一切以至最小之陸地皆構成各別重要之地方焉。

〔孤立與分化〕 天然限定之小地方，無論其境界爲山爲川或爲山川二者，往往包藏個性極強

之小民族，其分化隨孤立之程度而異。此類民族一再出現於島，半島，包圍之山間流域，或四圍盡是沙漠之綠洲。至於原因則在於妨礙擴張與四圍人民入境之屏障。反之，廣闊而又一律之大陸地方向無此類天然屏障者又係傳佈甚廣而種型單一之民族之住所。即如環繞北冰洋而折入北美與亞歐大陸之大平原之沿岸一片低地論動植物則形式一律，（註七）論人種則由拉伯蘭人，北俄撒慕耶人，北極西伯利亞至白令海峽之蒙古種部落，以至愛斯基摩人亦甚相似，愛斯基摩人本一過渡種族，前經認為蒙古種而近始經認為一分歧之印第安種；因除頭形以外愛斯基摩人在身材上，容貌上，顏色上及生活方式上無不與西伯利亞人相似，雖就頭部而論則與白令海之對岸接近。（註八）大抵地理未曾劃定界線者，則人種學自覺不能爲之。故在大陸地塊會合之處人種無不相似，甚至同一，一種易化爲他種；反之，在南美南非及澳洲之半島末端大陸地塊分歧最甚之處土著人種大異，即其動物生命亦復不同。（註九）地理上之毗隣連同可以接近即產生人種及動物之類似，同時人種之差別則乃遼遠或隔離之結果。是故人類雖分布於地球上全部可住之地方，然其深入地球上零落或黑暗之地方則曾保留人類現有之變化焉。

〔小地方之簡單種型〕 若數個種族之分布悉按上述結論而加以研究，則僅能佔據地球表面一小部分之種族，雖每種皆係人羣之一變種，必鮮身體上及文化上之差異實顯而易見。其分支不甚感覺地理遼遠之影響，因在小地方之內地理遼遠之作用較弱也；且所享有之環境上之差異亦復無多，而環境上之差異則刺激漸化。彼等又成爲稠密而又各別之統一體，因數目有限變種不易發生也。非洲薩哈拉南黑人之住所較小，限於熱帶地方，在輪廓上及起伏上又無大差異，只能產生一種停滯而又單調之社會發展，以熱帶農業或下等畜牧生活爲根據者。澳洲種更小而且更無變化之住所，只能於其全部地方產生一種文化，而此種文化乃最下等之文化，一個身體的、心理的及道德的種型。（註一〇）

〔人種之廣佈與內部之差異〕 反之，蒙古種分布之區域如此之廣，勢不得不包括各種氣候與各種地理狀況。此種之代表者住所各異，表示許多人種上之分化。彼等又表示每一階段之文化發展，自日本之工業主義以至庫頁島之朱克察捕魚部落（Chukches tribes）及奇利雅克獵人（Giljak hunter）之野蠻經濟與停滯之智識生活。白種，認爲即係歐洲而歐洲又係良好而多變

化之大陸，亦包括亞洲東南部之大地方與非洲北部之三分之一。故白種由北極圈擴張而深入熱帶地方。其疆域包括各種地理狀況及各種文化發展；但本種最文明之民族最近若干世紀之膨脹則使之得爲全球文化之使徒。又因佔據澳洲與美洲此種膨脹復使各部民族得爲最大之分布并據最有變化之住所。雖然，躬爲近代歷史的移動之動因，彼等亦受所有同化影響之支配，而此類影響有抵銷地理上之孤立所生之差異而升白種所有之支裔爲一優秀之世界種之勢。反之，現世界廣大之國際分業與生產專門，更益以深入過去而根於本地之傳統的及理想的差別，尙足以維持最進步之民族間許多內部之差別云。

〔疆域與語言〕 是故達爾文認爲最宜於動物之改良的漸化與急速的演進之大疆域亦於人類發展之中爲同一之目的發生作用，而其影響即成爲人類地理學之一種法則。此種影響偏於高等生活方面。歐洲日耳曼部落所佔之廣大而有變化之土地即容許多數方言逐漸演變，而此種演變則使近代德語爲之豐富。英語之字彙與成語亦隨其疆域之擴大而增加。由一個民族觀之，所謂新領土卽新事業，新關係，新需要；且凡茲一切皆反映於其語言之中。語言有似民族遇國家停滯之

時即無進步。^(註一一)而移動及擴張固此種停滯之良劑也。美洲將來對於英語必有貢獻。邊境所生之無數豐富之俚語非必不幸之事。牧童語言之粗俗與有力乃青年之表徵；亦係發展之希望。語言不能純藉字典存在。每改變住所一次即有形成新字體之勢。加拿大人民之法語即吸收印第安語與英語而且舊字新用。^(註一二)否則此不過十七世紀法語之殘餘而已。南非之荷蘭語言表示同一之事實——吸收新卡非里斯坦語與英語，連同因孤立而停滯之跡象。宗教亦因傳布甚廣而獲益。耶教在聖彼得堡爲一物，在開羅之埃及土人又爲一物，在羅馬爲另一物，在倫敦爲另一物，而在波斯頓又爲另一物。佛教在錫蘭，西藏，中國，日本各成一派。就宗教以及人類發展之其他局面而論，分化意即最後之豐富，意即廣義之宗教思想，對此廣義之宗教思想每一種信仰皆有其貢獻也。

〔大疆域可以保證種族或民族之永久〕 一個民族或種族所佔之土地愈大而其他地理狀況不變，則種族或民族之永久亦愈可保，而其縮小或殲滅之機會亦愈少。地理之基礎既大，則所得控制之生活及發育之資源必甚豐富。雖就擁有廣土之大民族（如俄人）而論，土地之重要或不顯著，然當民族衰頹之時則甚顯著；蓋初期之衰落即可於領土之喪失見之也。一個民族或自動或被

迫而放棄其土地之保有者卽自趨於滅亡之途。最能表示日本國民之活力者莫如堅持攬有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所取去之旅順。一個民族，但使猶能保持其土地，則雖數目減少尙不至發生嚴重之結果，誠以資源盡在可徐圖復興也。中國迭因黃河水災死亡無數，但一旦堤岸修復而被水之平原收回，則所謂水災已成過去之事。美國之內戰亦嘗使人口減少而進步停頓，但未嘗因人口減少而民族永久衰弱。但美洲印第安人之被擯於密士失必河流域與大西洋平原之富厚獵場而退入西方細小不毛之地方，與夫澳洲土人之退出沿岸之沃野而入沙漠內地意卽放棄生活之資源也。是故一個被征服而失去土地之民族，例如古代不列顛人之爲薩克森人所征服，斯拉夫人之被中古日耳曼人逐出易北河與尼門河（Niemen）之土地，以及南卡非里斯坦人之爲荷蘭人與英人所征服，蝦夷人（Ainos）之被日本人逐出本島（Hondo），與夫全部阿爾卑斯種之被後日條頓人逐出肥沃之流域及平原而入西歐不毛之高原，皆無機會恢復其已失之土地。若征服之後并不實行驅逐但使未受驚擾之土人受制於新統治階級，則被征服者猶得保持作氣之土地，恢復自身，且不久又因吸收或革命反而征服征服者。古代埃及之於牧羊王，英國之於諾曼人，墨西哥及

祕魯之於西班牙主人無不如此。

〔小疆域之衰弱〕 大地方利用其純粹之距離以保護其所支持之所有生命形式，誠以純粹之距離便於防禦以與其他形式競爭，使進攻困難，且遇敵人尾追之時亦有退卻餘地也。反之，小地方易爲敵人所包圍，而其居民瞬即陷於進退維谷之境。且在天然狀況與經濟發展類似之處區域之大小既與居民之數目一般相當，則小地方因人口較少又受一種障礙矣。希臘即因半島面積之細小及地理上之分區所引起之政治瓜分受害不淺。雖有高等文明及民族英雄之氣概，希臘時被侵入。比利時荷蘭及瑞士亦不過於他人容忍之下勉爲國家。一九〇〇年以來芬蘭之歷史即表示小民族自成一國之時代已經過去。（註一三）多瑙河盆地之零碎政治地理令地理學家視此爲美術家之白聖細節粉本，日後終併入完成之作品中。其小地方只有短期自治之希望。最近奧國之併吞波斯尼亞（Bosnia）與黑塞哥維那（Herzegovina）表示此類多瑙河小國已爲土地集合體擴大之法則所限定矣。

〔大地方之保護原始民族〕 國家如此，民族亦然。地球上『臨時民族』（provisional peoples）

之滅亡在小羣體中較在大羣體中尤速，在小島較在大陸地方爲速。在美國消滅之二十一支印第安種中卽有十五支屬於太平洋沿岸各國之小股，且有四股皆係下密士失必河及其支流之零星部分。^(註一四)騰涅立夫島 (Teneriffe) 之土著關策人早已消滅。最後之塔斯馬尼亞人亦於一八七六年消滅。紐西蘭，其面積四倍於塔斯馬尼亞之面積，故能於白人侵略之前稍蘇喘息，仍藏四萬七千八百五十五毛利人 (Maoris)，佔一八四〇年本島土著人口三分之一以上。^(註一五)但此輩土人須與百萬英國移民競爭土地，而該島面積既小，彼等將終覺於白人前進之前無地自容也。

反之，就不及毛利人之澳洲人而論，則澳洲較大之面積卽有廣大之沙漠及草原可供退藏而白人不至追蹤而入。是故純粹之疆域卽盡喪其他有利之地理狀況亦足以助澳洲二十三萬土人之存留。同樣，阿拉華克人早因西班牙征服者之柔軟方法而絕跡於古巴島 (island of Cuba)，加利比人亦因西班牙征服者之柔軟方法而絕跡於聖多明哥 (San Domingo) 及安得列斯小島 (smaller Antilles)，然此兩族猶存於南美大陸。縱西班牙征服者之柔軟方法亦不能感動墨西哥與祕魯較多之人口，此輩人民之存留及其日後之恢復獨立大抵乃因其土地基礎之廣大，雖非

純因其土地基礎之廣大。故美國及加拿大之大地方不啻一種遁逃藪以供退卻之印第安人，而印第安人垂危之狀態可於其分散於不利之小地方見之。反之，北極及亞北極之加拿大連同該地不利之氣候狀況即可爲印第安人擔保長期之存留。在提厄刺得哥，二十年前巴塔哥尼亞之牧羊人及採金人以圈圍田地及驅逐野生駱馬兩種方法所施之侵略即威脅此獸及本島溫那斯土人（Onas Natives）之生存。此輩土人既已進退維谷，即爲困獸之鬥而攻擊農人，農人之報復終於一八九〇年與一九〇〇年間將溫那斯人由二千人減爲八百人云。（註一六）

〔生物地理學上大小地方之比較〕 此同一之法則在生物地理學上亦復有效；蓋在生物地理學上大區域亦壯氣勢而小區域意即衰亡。紐西蘭之土生植物似與土著人種同趨滅亡。毛利人自身曾發現此種事業，而將此種原理應用於其自身之運命。彼等目擊輸入之英國草與土生植物爲猛烈之競爭；由歐洲船隻運來之挪威鼠殲滅土種；特由歐洲輸入之家蠅消滅土生之劣種。（註一七）輸入之動植物與本地之動植物間同一不平等之競爭亦見於聖赫勒那（St. Helena）而

土種將有滅亡之懼焉。（註一八）